



长江文化考察篇②⑥



万里长江第一塔:振风塔 杨朝波 摄

一个镇曾有600多处戏台 戏曲氛围已渗透进城市的每个角落 在长江第一塔下 守住黄梅戏的根脉

本报记者 郑琳

“如果说一座城市有灵魂,那么安庆的灵魂就是黄梅戏。”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,在她的再芬黄梅公馆,和“文化中国行·长江之歌”考察队第三路的队员聊起了安庆和黄梅戏的故事。

200多年前,四大徽班就是从这里入京,最后发展成京剧。

“梨园有一句话叫‘无石不成班’,这‘石’说的就是安庆石牌镇。”韩再芬说,“石牌镇曾经有600多处戏台。很多戏曲名家,程长庚、杨小楼等都在这里唱过戏。”

来到安庆,刚好赶上第十届中国(安庆)黄梅戏艺术节。这个持续了32年的盛大节日,让戏曲氛围渗透进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。我们入住的酒店,进门就能看到巨大的海报和演出节目单,当天的重头戏是《女驸马》。

艺术节开幕,韩再芬又要上台表演,又要接待嘉宾,实在是太忙了。于是我们决定,先逛一逛安庆这座城市。

安徽百年省会,曾是“长江五虎”之一

安徽的“安”取自安庆,“皖”字也因安庆的皖江得名。自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至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,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省会。民国时,它还有个更拉风的称号:“长江五虎”之一。

为什么百年前,安庆是长江“顶流”,能和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重庆并称“五虎”?

当我们来到迎江寺,爬上振风塔,瞬间懂了。

脚下是万里长江第一塔,面前是滚滚长江,两只3吨重的大铁锚扎在迎江寺门口,牢牢“锚定”这座城。

再走到倒扒狮街,百年前的繁华更是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

密布的老字号,海子的诗歌,陈独秀的旧居……几百家铺子拥挤在不到500米的老街上,让人想到王家卫镜头下的上海黄河路。

在长江上百舸争流的时代,这临江的倒扒狮街自然成了当时的“皖省第一街”。

但风水总会轮转,陪我们采访的当地工作人员自我吐槽:“曾经长江五虎,现在安徽第五。”

这说的是GDP。当长江航运不再主流,失去了省会地位的安庆,如今经济总量已经被别的城市甩开。但安庆老百姓却并不焦虑,相反活得很滋润。小姐姐笑道:“房价物价不高,幸福指数就高。”

不只房价不高,精神生活还很丰富。经济中心会转移,戏曲C位从未动摇。



再芬黄梅公馆《女驸马》剧照 杨朝波 摄



韩再芬 安庆宣传部供图



书架上的戏曲玩偶 郑琳 摄

一曲黄梅调,谁人不知是安庆

一进再芬黄梅公馆,就被它的雅致惊艳,是那种能晒朋友圈的“出片感”。

剧场外被设计成展示馆,韩再芬从10岁学艺到名震江湖,各个时代的照片挂满四壁。最醒目的是她的原创代表作《徽州女人》的大幅剧照;最有趣的则是书架上摆放的戏装玩偶,看着像是一套盲盒。

走进小剧场又被惊艳到。舞台布置审美拉满,台下是舒适宽敞的卡座。坐下品一杯茶、看一出戏,立刻就有了“听曲文宝玉悟禅机”那味儿。

舞台上都是年轻演员,副馆长余江平告诉我们,这里是年轻人的练兵场。

“树上鸟儿成双对”“为救李郎离家园”,正在熟悉的曲调里看得津津有味,韩再芬老师回来了。

因为忙着艺术节,她已满脸疲惫,但关于黄梅戏的话匣子一打开,又精神起来,竟然滔滔不绝讲了1个多小时。

“安庆这个地方,文化底蕴非常深厚,也特别美丽。山有天柱山,水有长江,还有很多湖泊。这个公馆旁边就是菱湖。”韩再芬说,“黄梅戏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,能走到今天是一种必然。”

韩再芬喜欢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感受,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,叫一声“韩老师”,“但不是把我当明星,而是当家人。”

在韩再芬的理念中,剧团就是一个家庭,黄梅戏和安庆是不可分割的。她曾有很多机会离开。20多年前《徽州女人》轰动京城,3年就演满了百场。彼时有不少单位向她抛出橄榄枝,但韩再芬没有去,一直守在安庆。

“因为我觉得戏曲文化是需要环境和土壤的。”韩再芬说,“200多年前徽班进京,为什么能发展成京剧?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,没有别的娱乐方式。现在不同了,人们有太多选择。我们怎么吸引大家?在一座城市,把一种文化做成它的标志,让所有的人认为,有了这样一种文化,这座城市就有了灵魂。想看黄梅戏,就得来安庆,我们就是天花板。”

韩再芬确实做到了。她的再芬黄梅公馆,如今是戏迷朝圣的地方,许多人会坐高铁、打飞的来看。

这里是韩再芬待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从10岁开始,她就在这里学戏。

“这就是从前的剧团,我在这里吃百家饭长大。”韩再芬说,“后来我把它慢慢改造成现在的样子,有了咖啡厅、展示厅。十多年来培养了很多年轻演员,我每年带他们去国家大剧院演戏,去国外演戏。”

她和200年前的前辈走出了相反的路线。

“我们不用进京了。就在安庆,守住黄梅戏的根脉,然后通过互联网把它传播出去。”韩再芬说。

除了再芬黄梅公馆,菱湖旁还有一个大剧院,安庆师范大学开设了黄梅剧艺术学院,韩再芬任院长,这些共同组成了安庆黄梅戏文化生态。

“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做好了,它就形成良性健康的循环。一种戏剧,能够跟这座城市如此相融,在全国好像也很难找到。”

就像她给安庆创作的《一座黄梅城》里唱的:“满城尽是戏中人,一曲黄梅调,谁人不知是安庆。”